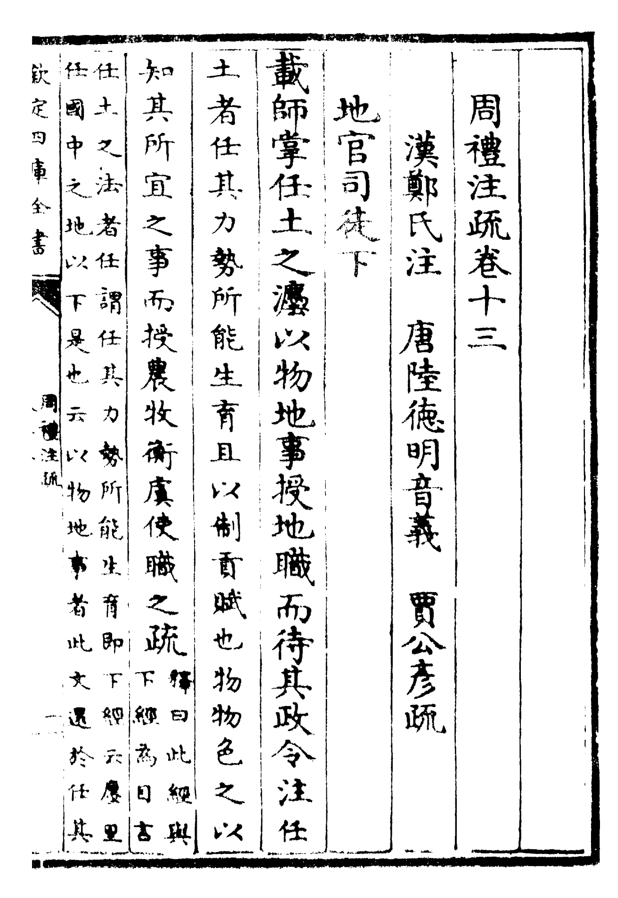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经部



周禮注疏卷十三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賈公彥疏

地官司徒下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注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疏釋曰此經與下經爲目言任土之法者任謂任其力勢所能生育即下經云廛里任國中之地以下是也云以物地事者此文還於任其

力勢而物色之知其種植所宜何種云授地職者既知
地勢所宜而授有職事於地者云而待其政令者謂因
其職事使出賦貢即下經閭師二十而一以下是法釋
曰云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者力勢生育即下文
物色是也云且以制貢賦也者地勢所能生育本以宰
民但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故因民九職以制貢故云且
以制貢賦也但地之所出唯貢而已口率出錢及軍法
乃名賦鄭并言賦者以民有地貢即有錢賦及軍賦故
鄭兼言賦也且禹貢地貢亦名賦故云厥賦唯上上之
等也云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者此言出於孝經
緯故孝經緯援神契云五嶽藏神四瀆含靈五土出利
以給天下黃白宜種禾黑墳宜種麥蒼赤宜種菽洿泉
宜種稻所宜處多故鄭云之屬也但草人所云物地者
據觀形色而種所宜故二處皆云物地也云而授農牧
衡虞使職之者既物地知所宜須有職事業太宰職九
職皆主營地以出貢山虞澤虞川衡林衡亦主地以出

稅故知授地職中有此農牧衡虞之等但九職中略舉農牧二者案小司徒職云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彼守職文具故彼鄭注守謂衡虞職謂九職此經無守惟有地職故鄭以地職中兼見衡虞之守也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注故書廛或作壇郊或為蒿稍或作削鄭司農云壇讀為廛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士田者士大

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者吏為縣官賣財與之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杜子春云蒿讀為郊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玄謂壥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壥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為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

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讀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畮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為州四百里為縣云遂人亦監焉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

畺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爾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畮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凡王畿内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遠郊之内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

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今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比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

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為六遂餘則公邑

音義 廛直連反 場直良反 圃布古反又音布 賈音古注同 量居良反 吏為于偽反 蓏力果反 州長丁丈反後皆同 監古銜反 盡津忍反 者與音餘 麓音鹿 涂音徒 去起呂反下同 如比徐力二反 率音律又音類

疏 釋曰此一經論任土之法但天子畿內千里中置國城四面至畺各五百里百里為一節封授不同令則從近向遠發國中為始也但自遠郊百里之內置六鄉七萬五千家自外餘地有此廛里以至牧田九等所任也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者郊外曰甸甸

在遠郊之外其中置六遂七萬五千家餘地概九等之人所受以為公邑也但自此以至畿疆四處皆有公邑故據此而言也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者謂天子大夫各受采地二十五里在三百里之內也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者謂天子之卿各受五十里采地在四百里縣地之內也云以大都之田任畺地者謂三公及親王子母弟各受百里采地在五百里畺地之中也名三百里地為稍者以大夫地少稍稍給之故云稍也四百里為縣者以四百里采地之外地為公邑主之者尊卑如縣正故司馬法亦名四百里為縣也五百里為畺者以外畔至五百里畿畺故以畺言之注釋曰云故書廛或作壇已下先鄭及子春等不從故書者以其壇與萬削義無所取故也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後鄭不從者以其廛者廛繇於中里又訓為居不得為空地若空地何因有二十而稅乎且司農又不釋里之與與廛義異故後鄭以為民居之區域與孟子五

畝之宅及遂人夫一廛一物解之也司農云民宅曰宅宅田以備益多也者司農意以宅本一夫受一區恐後更有子弟國中不容故別受宅田於近郊以備於後子弟益多出往居之後鄭不從者依士相見禮致仕者有宅在國宅在野二者依彼稱宅與此宅田文同故不從先鄭依彼解之司農云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後鄭不從者以此士字言之不得兼大夫又禮記士之子不免農大夫之子免農矣不得為大夫子得而耕之田故後鄭破此士為仕仕謂卿大夫已下仕官得田依孟子圭田解之司農云賈田者吏為縣官賣財與之田後鄭不從者依周禮之內云賈人者皆仕在官府史之屬受祿於公家何得復受田乎故後鄭以為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司農云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後鄭不從者下云近郊十一皆據此士官田之等若官田是公家所耕何得有稅乎故後鄭以為府史之等仕在官家人所受田也司農云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後鄭不從

者若是養公家牛何得下文有稅故後鄭亦為牛人之家所受田也司農云賞田者賞賜之田此即夏官司勲云賞田一也故後鄭從之司農云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農意此即牧人掌牧六牲者也後鄭不從者若是牧人牧六牲則是公家放牧之地何得下文有稅乎故後鄭亦云牧人家人所受田也司農引司馬法已下者證經遠郊百里四百里為縣五百里[illegible]都一也無取於[illegible]郊野之義遣引之耳子春云[illegible]為近郊後鄭[illegible]

義[illegible]故書[illegible]周公既沒[illegible]君陳[illegible]東郊成周鄭[illegible]子之間[illegible]十里為近[illegible]陽相[illegible]五十里[illegible]驗也子春云遠[illegible]里此[illegible]後鄭[illegible]也玄謂[illegible]里居[illegible]里居城[illegible]六里[illegible]邑故[illegible]里居[illegible]家有[illegible]以為[illegible]為場者

調少[illegible]大宰九賦[illegible]
變關[illegible]與同謂[illegible]
者民[illegible]義也云[illegible]
鄉子[illegible]城從位[illegible]
夫圭[illegible]征彼是賦[illegible]故[illegible]
征此[illegible]法故者[illegible]
大夫[illegible]有之義[illegible]
田也[illegible]是不從[illegible]謂[illegible]
則六[illegible]八有九等[illegible]
治之[illegible]其四等[illegible]非系意[illegible]
之以[illegible]法云二百里曰[illegible]
予使[illegible]治之也云自此[illegible]然者[illegible]
九職有邦甸家稍邦都之賦非采地是公邑可知又云
百學以外其地既廣三等采地所受為故唯九十三
國明自外皆是餘地為公邑也若然是公邑之地有四
處也云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

其大夫如縣正者此約司馬法二百里曰州四百里曰縣而言則從二百里向外有四百里二百里為一節故二百里三百里大夫治之尊卑如州長中大夫也四百里五百里三百里尊卑如縣正下大夫也云是以或損二百里為州四百里為縣云者此還據司馬法而言無正文約與彼同故言或又言云云者以疑之也云遂人亦監焉若案遂人云掌野鄭云郊外曰野大總言之則自百里外置六

百里爲一同故云積百同云[illegible]百萬夫之地也者一同

百成成九百夫十成九十夫百成九萬夫百同故九百

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算設韐帶搢笏禮記曰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云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歛也

設掩面儇目鬠而不冠笄矣

士喪禮掩用練帛廣終幅長五尺儇與還同繞也士喪禮幎目用緇方尺二寸經裏著組繫幎讀如縈縈與還義同鬠而不笄謂但鬠髮而已不加冠及笄也士喪禮笄用桑又云鬠用組乃笄此云不笄或後世異也

書其名置於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

書其名於旌也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曰某氏某之柩重以木為之長三尺頁視取飯之餘為粥盛以二鬲懸於重冪用葦席書其名置於重謂見所書置於重案銘皆有名此云無蓋後世禮變今猶然

薦器則冠有鍪而毋縱

薦器謂陳明器也鍪冠抵如兜鍪也縱韜髮者也士冠禮緇纚廣終幅長六尺謂明器之冠也有如兜鍪加首之形而無

剃髮之縰也鬠之言冡也冒也所以冒首莫諸元或音冒

甕甒虛而不實

士喪禮甕三醯醢屑甒二醴酒皆有冪盡喪禮陳鬼器人器鬼器虛人器實也禮記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而又實之

有簀席而無牀笫

此言棺中不施牀笫大歛小歛則皆有也

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

木不成於雕斲不加功也瓦不成於器物不可用也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內謂有其外形內不可用也內或為用禮記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鄭云成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縢也味當作沬沬靧也

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

鄭云無宮商之調也

輿藏而馬反告不用也

輿謂軼軸也國君謂之輴藏謂埋之也馬謂駕軼軸之馬告示也言也士喪禮既啟遷於祖用軸禮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士葬用國車皆

至葬時埋之也 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也 生器同器也弓矢盤盂之屬徙遷改也徙道其生時之道器當在家今以適墓以象人行不從常行之道更從他道也 畧而不盡貌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轡靷而不入明不用也 畧而不盡謂簡畧而不盡備也貌形也言但有形貌不加功精好也趨輿而藏之謂以輿趨於墓而藏之趨者速也速藏之意也金謂和鸞革車紩也說文云靷所以引軸者也杜元凱云靷在馬胷或曰額讀為邈像也今謂畫物為額下額皆同義 象徙道又明不用也 以器適墓象其改易生時之器亦所以明不用也 是皆所以重哀也 有異生時皆所以重孝子之哀也 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 生器生時所用之器士喪禮曰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盤匜之屬明器光器塗車

芻靈木不成斲竹不成用瓦不成沬之屬禮記曰周人兼用之以言不知死者有知無知故雜用生器與明器也

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壙壠其貌象室屋也壙墓中壠冢也禮記曰適墓不登壠貌猶意也言其意以象生時也或音邈棺椁其貌象版蓋斯象拂也版謂車上障蔽者蓋車蓋也斯未詳象衍字拂即茀也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郭云以韋靶車軾及後戶也無帾絲歶縷翣其貌以象菲帷幬尉也無讀為幠幠覆也所以覆尸者也士喪禮幠用歛衾夷衾是也帾與褚同禮記曰素錦褚又曰褚幕丹質鄭云所以覆棺也絲歶未詳蓋亦喪車之飾也或

里總計有百同同已取四同為百里內故餘有九十六同同有九萬夫百同則九百萬夫其中除四同三十六萬夫故餘為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也云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者鄭欲解於三分所去而存一之意但百里之外雖有公邑采地城郭宮室比百里之內為狹少耳云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者但百里之內則三分所去六不存一今於此三分所去之中六內而存取其一則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是也言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者若去六而存一則十八分之三六十八去一分有十二存今於所去六中存取其一以益十二則所去者五所存者十三故云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也案張逸問注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何謂鄭答曰六鄉之民上地不易家百畝一易家二百畝再易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六遂之民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而六百五十畝以三分去一之法當餘十

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於三分去一乃得十三若據此
而言則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唯據上地有萊五十畝
而說而鄭云城郭宮室差少塗巷入狹者但六而存一
指據六夫受十三夫地而言今言城郭少塗巷狹者鄭
意遠郊外上地有萊五十畝故言於城郭少塗巷狹中
出此萊地焉云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
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者三
分所去六而存一之法即於同上計之先取九十同更
別借取九十同添為百八十同是十八分之十三率之
所得者百三十所去者五十向者借半令於百三十中
還半餘有六十五同存仍有六同未分於六同別借取
十二同添六為十八同三分所去六而存一則得十三
同所去者五同向借十二同是三分借二分令還他二
分則十三同中取十二同還他八同得四同一同者分
為九萬夫還他六萬夫得三萬夫將此四同三萬夫添
前六十五同總為六十九同三萬夫矣一同九萬夫取

六十同六九五十四為五百四十萬夫又有九同同有九萬夫九九八十一又為八十一萬夫通前三萬夫為八十四萬夫又添五百四十萬夫總為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故云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也云上中下者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云六家而受十三夫者以上地有萊五十畝故三夫受六夫半六夫受十三夫矣云定受田者二百八十八萬家也者以六家受十三夫則六十萬家受百三十萬夫百二十萬家受二百六十萬夫之地又倍之二百四十萬家受五百二十萬夫之地餘有四十八萬家於上借十二萬家為六十萬家是五分借一整數計之則六十萬家受百三十萬夫之地向五分借一令還五分除一六十除十二餘有四十八萬家在地亦五分除一百三十除二十六萬夫餘有一百四萬夫地在將此四十八萬家添前二百四十萬為二百八十八萬家又將此一百四萬夫地添前五

百二十萬夫總為六百二十四萬夫矣云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為六遂餘則公邑者鄭總計畿內遠郊之外訖别更計二百里之中者以三百里巳外封三等采地采地多少不定不可計其六遂與六鄉相對故特計之以其六遂家數與六鄉相似但六鄉之內餘地有九等所居六遂餘地無九等故以餘地為公邑也但邦畿千里唯民所止若東都地中言之東面雖有平地至於三面山林雜有今鄭所計雖三分去一豈有二分平土乎且六鄉之民猶可以數計之其九等之地豈各萬夫為定乎但鄭欲以開悟後人聊以整數為算法耳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注征稅也言征者以共國政也鄭司農云任地謂任土地以

起稅賦也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故書漆林為桼林杜子春云當為漆林玄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樹而疆場有瓜音義桼本又作

漆音七劉本作桼

疏釋曰上經言任地所在此經言地字之變也音同

稅多少不同之事云國宅無征者征稅也謂城內官府治處無稅也云園廛二十而一者園即上經場圃任園地廛即上經廛里任國中之地幷言之者以其出稅同故也云近郊十一者即上經宅田士田賈田任在近郊者同十一而稅也云遠郊二十而三即上經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同二十而稅三也云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者即上經公邑之田

任甸地已下至任畺地四處皆無過十而稅二但此四處出稅不同據上文直言公邑之田任甸地則甸地之中兼有六遂矣其稍縣都上文惟言家邑小都大都三等采地為井田助法不見公邑則三者之中皆有公邑故上注云自此已外皆然若然則此云十二者除三等采地而言以其鄉遂公邑皆為夏之貢法故也云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上之三等為輕近重遠法此漆林之稅特重以其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也注釋曰司農云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者先鄭意廛既為空地非民宅則此國宅城中宅謂民宅也後鄭不從者後鄭意以廛里既為民宅則此國宅非民宅是以為官府治事處解之玄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者吏即卿大夫等則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治之是也故無征也云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者以其城內及城外近城者給公家使役多於稅上輕而優之遠城者役少故於稅上重而苦之故不依十一而稅唯近

郊之內當十一耳云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者以其廛則五畝之宅在國中則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是廛無穀也園少利者此園則百畮田畔家各二畮半以為井竈種葱韭及瓜是園少利故亦輕之云古之宅必樹者即孟子桑麻是也云圃場有瓜者是信南山詩云中田有廬疆場有瓜鄭云中田田中作廬以便其事於其畔種瓜瓜成又入其税天子剝削淹漬以為菹獻之皇祖是其園廛皆有税之事也異義第五田税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税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減於十一大貉小貉十一税天下之正十一行而頌聲作故周禮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税一近郊十二税一遠郊二十而税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畮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六釜米十六斗稾公羊十一税遠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𤣥之閒也周禮制税法輕近而重遠者為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故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

田所養者少則與之薄田其調均之而足故可以為常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貴羨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羨薄之收不通相倍從而上中下也與周禮同義未之思也又周禮六篇無云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稅出禾芻秉釜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若然周禮稅法據王畿公羊稅法據諸侯邦國諸侯邦國無遠近之差者以其國地狹少役賦率暇故無遠近之差也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注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廛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儳

布罰布罰布廛布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為其民矣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也故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

音義 儳劉音讒徐才鑒反皆說音悅令力呈反以衣於既反下同閒音閑 疏 釋曰以草木為地毛民有五畝之宅廬舍之外不樹桑麻之毛者罰以二十五家之稅布布謂口率出泉漢法口百二十也云凡田不耕者出屋粟者夫三為屋民有百畝之田不耕墾種作者罰以三夫之稅粟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者此則大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之人雖不事富家田宅無可賦稅仍使出夫稅家稅之征以勸之使樂業也注釋曰先鄭云不毛者謂不樹桑麻據孟子為說也云里布至抱此布此說非故先鄭自破之也云或曰布泉以下至廛布此說合義也云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此昭公二十六年左氏傳文案彼文齊侯以師欲納昭公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以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杜注云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為數杜以為布為陳不為布泉此先鄭以彼布

與此布及外府邦布皆為泉與杜義異也云廛人職掌
斂市之次布已下彼注先鄭云次布列肆之稅布儳布
後鄭云儳讀如租總之總總布謂守斗斛銓衡之布質
布謂質人所罰犯質劑者之布罰布者謂犯市令者之
泉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彼諸布皆是泉故引以
為證也引孟子廛無夫里之布亦謂口率出泉宅不毛
無一里之罰布天下民願為之民矣云欲令民就四業
則無稅賦以勸之者案閭師四業畜也耕也樹也蠶也
或說以四時之業也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
家之泉者此就足司農之義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
者以夫三為屋以三三夫解屋也云以共吉凶二服及喪
器也者案鄉師職云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
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但射器賓器等為國行禮故出
官物為之惟吉凶二服及喪器是民自共用不可出官
物故比族主集此罰物為之故鄭唯據此二事而言也
云夫稅者百畝之稅知者以家稅為士徒故知是一夫

之田所税粟也云家税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知者案縣師云若將有軍旅會同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故知家税是士徒車輦也趙商問載師職凡宅不毛乃罰以一里布田不耕者罰屋粟商以田不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宅不毛乃罰以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則罰之三夫之税粟未達罰之輕重之差云為之音鄭荅此法各當罰其事於當其有故何以假他輕重乎

以時徵其賦

疏釋曰閭師徵斂六鄉之賦貢遂師旅師斂六遂已外之賦貢自有常官但徵斂事重以載師既掌鄙内地事因亦徵其賦相左右也案下閭師注賦謂九賦及九貢則此賦含有貢也至於里布屋粟及閒民夫家之征亦可徵之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注國中及四郊是所主數六鄉之

中自廛里至遠郊也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賦謂九賦及九貢

疏 釋曰閭師徵斂百里內之賦貢故云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及六畜之數以其人民是出賦之數其六畜是營作之本故須知數也云以任其力者謂以人民六畜任使其力也云以待其政令者政令謂賦役皆是也以時徵其賦者賦貢所徵當順其四時故云以時也注釋曰云國中及四郊是所主數者以其六鄉之民居在國中及四郊其政教自有鄉大夫以下施之令閭師主徵斂直知其人數而已故云是主數也云六鄉之中自廛里至遠郊也者此鄭重解國中及四郊之義據上文廛里至任遠郊之地其中含有六鄉七萬五千家故鄭指六鄉而言也云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者六畜謂馬牛羊豕犬雞則惟牛可為農事而鄭總云農事之本者羊馬犬雞雖不用為農事皆是人之相資藉以為用故總入農事之中是以閭師主徵

斂亦總知其數也云賦謂九賦及九貢者案下又陳貢故知賦中兼有貢經直言賦者以賦為主耳賦謂口率出泉若然案太宰九賦從邦中以至幣餘為九等此國中及四郊於九賦之中惟有二賦而言九賦者亦大總而言也其九貢又與太宰別彼九貢者與小行人春入貢為一謂諸侯之九貢即太宰九職之貢與下文貢九穀之等是一也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注貢草木謂葵韭果蓏之屬音義飭音勑畜許六反下同

疏釋曰案太宰以九職任萬民謂任使萬民各有職事有職事必有功有功即有

貢故此論貢之法也言凡任民謂任使萬民使出貢與下為目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者案太宰職云一曰三農生九穀故此還使貢九穀九穀之數太宰已注訖云任圃以樹事貢草木者太宰云二曰園圃毓草木故還使貢草木謂菜蔬果蓏之屬云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者太宰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彼八材飭治以為器物故此還使貢之也云任商以市事貢貨賄者太宰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故還使貢貨賄也云任牧以畜事貢鳥獸者太宰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故還使貢鳥獸也云任嬪以女事貢布帛者太宰云七曰嬪婦化治絲枲故還使貢布帛女即彼嬪婦也云任衡以山事貢其物者太宰云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材即物也以其山澤所出物多故云物若禹貢云海物然也序官山澤稱虞川林稱衡此文云任衡以山事山不稱虞者欲見山中可以兼川林亦貢物故互見為義也此文次第與太宰不同者彼依事大小為次此不依彼為次者欲見事無

常故也且彼有九職仍并山澤為一此文分山澤為二唯有八者但九職有臣妾及間民此無者以周公設經任之則有臣妾使得自生若貢稅則無以其聚斂疏材無可稅故也其間民載師已見出夫家之征故於此不言之矣其分山澤為二者以山澤出貢不同故分為二以充八通間民為九耳注釋曰案太宰注疏材百草根實與此注不同者但百草根實即蓏非果蓏百草中可以兼木矣

凡無職者出夫布注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疏釋曰無職非一故言凡此無職即太宰間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也轉移職事即是有職而言無職者為有職者執事當家廛地不事事即無職也云出夫布者亦使出一夫口稅之泉也注釋曰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者上皆論貢不言賦惟此無職之人言夫布夫布即賦也知其掌九賦者上雖直云貢九賦亦掌之故云掌其九賦案劉琰問黃載師職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

職云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鄭荅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算斂在九賦中者也以此言之若今租即夫征不得兼言家鄭連言家挾句耳劉玹又問閭師職云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下至任虞凡八貢不道九賦下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若此者豈上八貢者復出八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為九將自布賦不同重計八貢未之能審也鄭荅曰讀天官冢宰職則審矣無職在九賦中令此不言其餘獨言此者此官掌斂賦嫌無職者不審出算故言耳鄭云讀天官冢宰則審者案冢宰職九職九賦別九賦自邦中以至邦都六也加以關市山澤及幣餘為九九職不言服數或一服之中而有職安得八賦依八貢出之乎言審矣者審八賦不依九職為九可知故云審矣若然無職在賦中其句下讀為義不連於上也欲明無職之人非直在九職中亦在九賦中故云無職在九賦中也

凡庶民不

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槨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注掌罰其家事也盛黍稷也槨周棺也不帛不得衣帛也不衰喪不得衣衰也皆所以恥不勉音義衰七回反下同疏釋曰云庶人不畜者祭無牲者案孟子云庶人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是以不畜者當罰之故死後祭無牲也庶人用牲之法若王制云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注云庶人無常牲取以新物相宜而已是也云不耕者祭無盛者黍稷曰盛耕者所以殖黍稷令惰農自安不殖黍稷故死後祭之無盛也云不樹者無槨者庶人五畝之宅樹以桑麻令宅不毛非直罰以里布死後又無五寸之槨也云不蠶者不帛者蠶則得帛孟子云五十可以衣帛以不蠶故身不得衣帛云不績者不衰者緝績者得布其衰裳以布

為之其婦人不績其麻者死則不為之著衰裳以罰之也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注郊里郊所居也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内是所主數周天下也萊休不耕者郊内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善言近音義比毗志反後放此疏釋曰云掌邦國據畿外諸侯言都鄙據畿内五百里四百里大都小都言稍據三百里家邑言甸據二百里六遂言郊里據從遠郊至國中六鄉之民也從外向内而說之言地域者從邦國至六鄉各有地域廣狹云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者夫家猶言男女人民

謂奴婢田萊見田及荒不耕者之萊其數皆知故云之
數也云及其六畜車輦之稽者六畜馬牛羊豕犬雞車
所以駕馬輦人挽行之稽計也謂所計之數皆知之云
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者古者亦三年一
大案其戶口則攷校主民之羣吏校其功過以詔告在
上有功者置之以進爵位有過者廢退之注釋曰云郊
里郊所居也者謂六鄉之民布在國中外至遠郊故有
居在郊郊者也案遺人云鄉里之委積又云郊里之委積
彼云鄉里據國中云郊里據在郊與此同也必知鄉民
有居在郊者見比長云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
徙于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國中及郊不云他明郊與
國中同是鄉民也云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
者其義若閭師耳云周天下也者邦國則六服四郊則
兼國中故云周徧天下也云萊休不耕者詩云田卒汙
萊注云下者汙高者萊是萊謂草萊之萊若上地萊五
十畮之類也云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善言近者郊

外言萊即此經田萊據郊而言遂人亦云萊五十畮百畮之類是萊為草萊穢汚之稱也郊內謂之易無文案大司徒云凡造都鄙制其地或云上地不易中地一易下地再易司徒主六鄉則六鄉之地從易可知不言萊直言易者善言近也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注受灋於司馬者知所當徵衆寡音義卒子忽反疏釋曰云若將有軍旅者言若謂若有若無不定之辭將有謂事未至軍旅謂征伐會同謂時見殷見田役謂四時田獵之戒者謂有此數事則豫戒令之云受法于司馬者司馬主將事故先於司馬處受出軍多少及法式也云以作其衆庶者謂於司馬處得法乃作起其衆庶已下云會其車人之卒伍者謂會

合車人人則百人為卒五人為伍車亦有卒伍云使皆脩旗鼓兵器者旗謂若司馬云秋辨旗物王載大常已下鼓謂司馬云春辨鼓鐸王執路鼓已下兵器謂弓矢殳矛戈戟也以師而至者鄉師云以旗致萬民此云而至者謂師而至鄉師也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注物謂地所有也名山大澤不以封音義量音良疏釋曰言造都謂大都小都邑謂家邑也云量其地者家邑二十五里大都百里小都五十里也云辨其物者三等之地所有不同云制其域者域即疆域大小是也注釋曰云物謂地所有也者若地物無所有不得耕墾若山澤者不授之故引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也

以歲時徵野之賦貢注野謂甸稍縣都也所徵賦貢與閭師同疏釋曰以郊內賦貢閭師徵斂郊外曰野所有賦貢縣師徵

之遂師旅師斂之故云徵野之賦貢注釋曰知野舍有甸稍縣都者以其縣師并掌天下既邦國與畿内不同明野中唯舍有此四者也云所徵賦貢與閭師同者但閭師徵六鄉賦貢并斂之此縣師所徵四處賦貢與閭師同若徵野之賦貢是遂師旅師也故直云徵之同明斂則異也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注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職内邦之移用亦如此也皆以餘財共之少曰委多

曰積鄉里鄉所居也囏阨猶困乏也門關以養老孤人所出入易以取餼廩也羇旅過行寄止者待凶荒謂邦國所當通給者也故書囏阨作墐阨羇作寄杜子春云墐阨當為囏阨寄當為羇音義遺唯季反劉音遂施式豉反後施惠皆同廩良甚反易以豉反墐音囏又音謹疏釋曰此官主施惠故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此與下為總目也云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者此下數者皆為當年所稅多少總送帳于上在上商量計一年足國用外則隨便留之以為恤民之囏阨之等也囏阨謂年穀不熟民有困乏則振恤之云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者門謂十二國門關十二關門出入皆有稅所稅得者亦送帳多少足國用之外留之以養老孤故司門云以其財養死政之老

與其孤注云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是其所留之財也云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者里居也郊民所居即六鄉之民所居郊者其委積留之以待賓客者其賓客至郊與主國使者文接因即與之廪餼欲使以待賓客也云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者上既言郊里據遠郊則此野鄙據六遂遂在郊外曰野六遂中有五百家鄙故以鄙表六遂耳則野鄙中可以共得公邑在向地者也旅客也謂客有羈縶在此未得去者則以此恵之但羈旅處處皆有獨于此見恵者以向地在二百里中于外內有羈旅皆皆得取之故獨見于此也云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者縣謂四百里都謂五百里不見稍三百里則縣都中可以共之凶荒謂年穀不熟則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是也特于此三處見凶荒者凶荒則畿內畿外皆有若畿外凶荒則入向畿內取之畿內凶荒則向畿外取之是以鄭君通給解之故于近畿三百里之外言待凶荒之事也注釋曰倉人主藏穀廪人主藏米自計九穀之

數至餘法用皆約倉人文案倉人云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熟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注止猶殺餘法用謂道路之委積所以豐優賓客之屬又案廪人云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分頒謂若委人之職諸委積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羇旅是廪人亦云委積若然穀不足止餘法用則此鄉里已下皆無入委積之事故云止餘法用也雖無新物以入委積其舊委積所藏者則給囏阸老孤之等故倉人云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掌客云凶荒則殺禮者謂除道路委積之外也云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者職內所云亦謂本司所用有餘乃移于他處故云亦如此也云少曰委多曰積者據此文三十里言委五十里言積相對而言若散大則多亦曰委委人所云薪蒸亦曰委是也云囏阸猶困乏也者案書傳云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

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注廬若今野候徙有房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音義房劉音雅疏釋曰上經委積隨其所須之處而委積此經所陳委積據會同師役行道所須故分布于道路遠處須多故有積近處須少故有飲食及委也注釋曰云廬若今野候徙有房也者此舉漢法以況義漢時野路候迎賓客之處皆有房舍與廬相似云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者案漢法十里有亭亭有三老人皆有宮室故引以為況也云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者十里二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四十里又有一廬五十里有市是其一市之間三廬一宿凡廬有四義十里有廬一也中

田有廬二也易剥之上九云君子得輿小人剥廬注云小人㣲狠當剥徹廬舍而去三也公劉詩云于時廬旅鄭云廬舍安民館舍施教令四也

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䟽釋曰言凡委積上二文委積之事是也以時須之則以待者是也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注政讀為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衡虞之屬地職農圃之屬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音義政音征出注下同䟽釋曰均人所均地政已下總均畿內鄉遂及公邑云均地政者謂均地守地職二者之稅使皆十一而出稅又均人民已下力征之事注釋曰

鄭破政為征者以經政是政教之政非征稅之征故破之也鄭又知地征是地守地職之稅者以其出稅無過地守地職二者故知之也云地守衡虞之屬者亦謂虞內川衡林衡山虞澤虞皆遣其地之民守護之及其入山林川澤取之者使出稅以當邦賦云地職農圃之屬者此即太宰九職云一曰三農二曰園圃之屬以九職任之因使出稅也云力征已下并車輦並是力征之稅若然土均云掌平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注云所平之稅邦國都鄙也與此鄉遂及公邑別彼又云地貢鄭云謂諸侯之九貢與此九職之貢又不同也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注豐年人食四鬴之歲也人食三鬴為中歲人食二鬴為無歲歲無贏

儲也公事也旬均也讀如嘗嘗原隰之嘗易坤為均今書亦有作旬者

音義　上時掌反鬴房甫反嘗音均又舒均反又音旬轟民常純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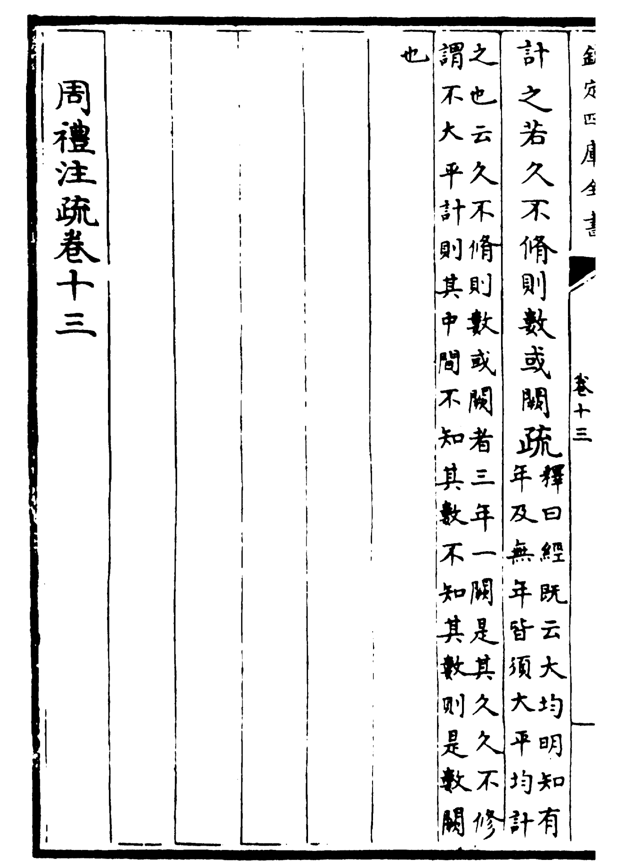
疏　釋曰此所均力政者即上人民之力征不通牛馬車輦故禮記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此亦據人而言也云以歲上下者上即豐年下即儉年也豐年則公旬用三日者公事也旬均也謂為事均用三日也注釋曰鄭知豐年人食四鬴已下者案廩人云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而知之彼又云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此時則無力征矣若然此食二鬴而言無年無年者鄭云無贏儲仍令移民就穀此無年與彼不能人二鬴之歲不同彼不能人二鬴自然無贏儲也云公事也者此天子之法非諸侯之禮不得為公君解之故從公事而釋也云旬均也者王制既云用民歲不過三日明不得為旬十日解之故破從均恐不平故

云均也云讀如嘗嘗原隰之嘗者彼詩嘗嘗是均田之意故讀從之云易坤為均今書亦有作旬者彼易坤為地地德均平是以均為義今書今易書有作旬字者旬與均俱有均平之意故引為證也

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注無力政恤其勞也無財賦恤其乏困也財賦九賦也疏釋曰凶謂年穀不熟札謂天下疫病則無此力征及財賦二事此即廩人云不能人二鬴之歲注釋曰云財賦九賦也者此即大宰九賦謂口率出泉知賦中惟是九賦者以下文有地守地職故此惟有九賦也若然上均地政不言均九賦亦均之可知

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注不收山澤及地稅亦不平計地稅也非凶札之歲當收稅乃均之耳

三年大比則大均注有年無年太平



計之若久不脩則數或闕疏釋曰經既云大均明知有年及無年皆須大平均計之也云久不脩則數或闕者三年一闕是其久久不修謂不大平計則其中間不知其數不知其數則是數闕也

周禮注疏卷十三

周禮注疏卷十三考證

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注其上大夫如州長○上疑當作中以州長本中大夫且疏云尊卑如州長中大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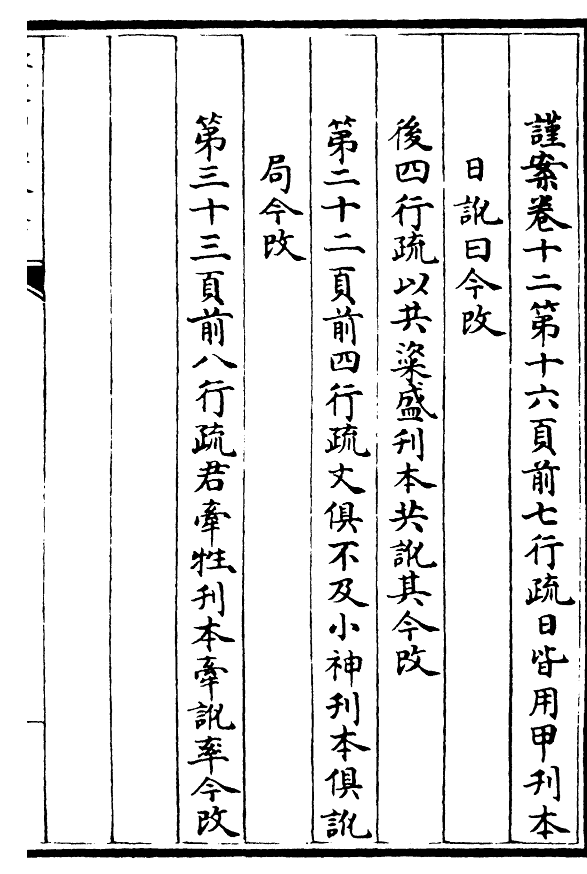
又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比監本訛作此今据漢書食貨志及陸音賈疏改正

凡任地國宅無征注國税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國當作周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疏云賦謂九賦及九貢者○監本脫及九貢三字今依注補之

縣師以歲時徵野之賦貢疏若徵野之賦貢是遂師旅師也○臣宗楷按上文云遂師旅師歛之疑徵野之賦貢當易以若歛之三字

周禮注疏卷十三考證



謹案卷十二第十六頁前七行疏日皆用甲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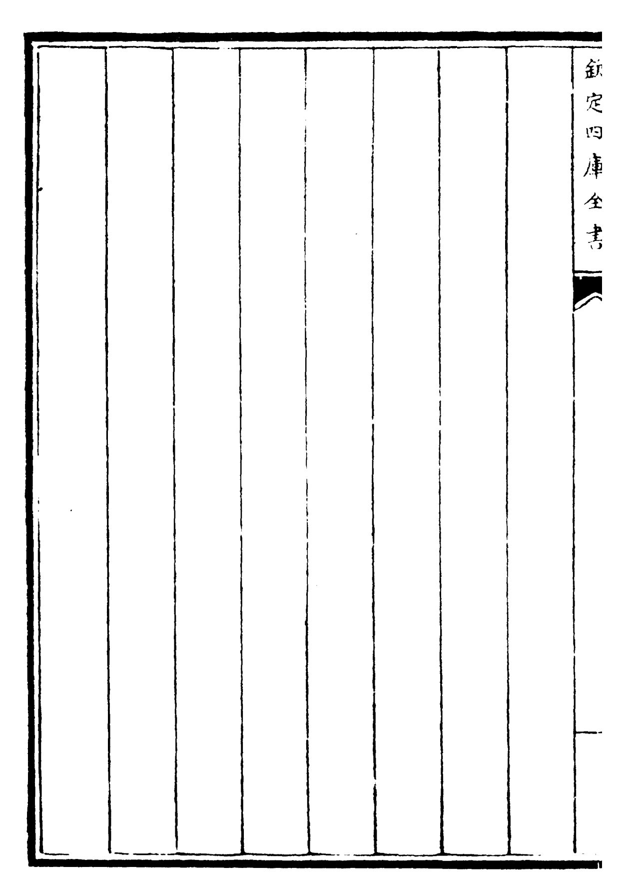
日訛曰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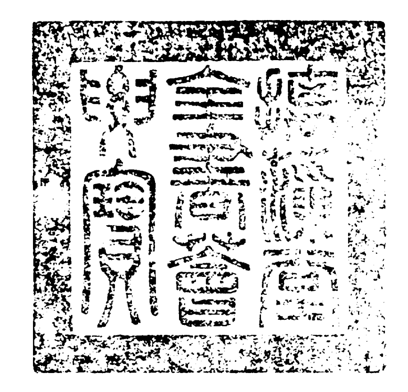
後四行疏以共粢盛刊本共訛其今改

第二十二頁前四行疏文俱不及小神刊本俱訛

局今改

第三十三頁前八行疏君牽牲刊本牽訛牵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録監生臣邱桂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注疏卷十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周禮注疏卷十四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賈公彦疏

師氏掌以媺詔王注告王以善道也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音義媺音美 疏釋曰媺美也師氏掌以前世美善之道以詔告於王庶王行其美道也注釋曰引文王世子者彼是師氏教世子禮引為詔王者但詔王以道無文彼教世子與教王同故取以為證也諭曉也諸於也彼謂教世子以君臣父子長幼之事而曉之以德令詔王亦曉之以德也

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

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注德行内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為行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說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来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國子公卿大夫

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

音義行下孟反下及注同知音智稱尺證反彙徒報反説音悅孫音遜夫音扶

疏釋曰以此三德教國子王大子以下至元士之適子也云一曰至德以為道本者至德謂至極之德以為行道之本也二曰敏德以為行本者謂敏達之德以為行行之本也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者善父母為孝以孝德之孝以事父母則知逆惡不行也此上三德皆在心而行不見故鄭云在心為德也云一曰孝行以親父母者行善事父母之行則能親父母冬温夏清昏定晨省盡愛敬之事也云二曰友行以尊賢良者此行施於外人故尊事賢人良人有德行之士也云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者此亦施於外人行遜順之行事受業之師及朋友之長也注釋曰云德行外內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者案禮記云聡有其德而無其行則德在內行在外也又見經至德敏德

道行為本道行是施之於外之名又孝德云知逆惡亦是在外之事則知三德皆在内與外行為本又三行云親父母之等故云施之為行也云至德中和之德者案禮記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故知至德是中庸之德也云覆燾持載含容者也者此至德即中庸所云至誠一也云彼說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高明所以覆物是至德若天地覆燾持載含容者也云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者此是論語雍也篇之文引之者證此至德與中庸之德為一之意云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者人君施政春夏行賞為仁秋冬行罰為義是仁義順時敏疾為德者也又引說命曰敬遜務時敏厥脩乃來者尚書說命之篇傅說告高宗以學問之事遜順也敏疾也厥其也為君之法當恭敬順道務在順時疾而行之則其德之脩乃從學而來引之者證仁義順時之義也云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者孝德不如上二德

直能善父母為孝施德於親而已故云守其所以生者也又引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者是禮記中庸文言二人通達行孝者也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案中庸上文云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父作之子述之則善繼人之志據周公以武王時未大平不得制禮作樂周公攝政六年大平乃制作禮樂為善繼文王之志則尚書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是也善述人之事者據武王能述父以伐紂之事則尚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是也云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者欲見至德敏德五帝已上所行直明在心為德而已不見其行孝德是三王已下所行德行兼見之矣故三德以孝德為下故云德有廣於孝則至德敏德是二德廣於孝德也而行莫尊焉者三行之中孝行施於父母為上順行友行施於外人為下故云而行莫尊焉莫無也無尊於事父母也云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者此經直言國子案禮記王制云春

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下文云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故知國子之中有卿大夫之子也鄭不言王大子及元士之適子者略言之其實皆有也王制惟言大子適子不言弟鄭知兼有弟者大司樂及此下文皆云教國子弟連弟而言故鄭兼言弟也云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者此約文王世子文也案彼云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是世子與國人學生齒焉之事案此經有至德敏德孝德老子亦有三等之德案老子道經云道可道非常道河上公云謂經術政教之道非自然長生之道常道當以無為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暉滅跡匿端不

可稱以道又案德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河上公注云上德大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上故言上德不德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其德不見故言不德是以有德者也又云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注云下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不失德以其德見其功稱是以謂之無德又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注云道衰德化德衰而仁愛見仁衰而忿爭明義衰而聘行玉帛又案握河紀堯曰皇道帝德非朕所專又中候義明云洞五九禮閼郵注云閼止郵過言五帝後洞三王之世其治各九百歲當以禮止過也案此諸文言之此至德覆燾持載含容之德同於天地與老子常道及上德不德為一物皆是燧皇已上無名號之君所行故河上公云上德無名號之君所行也此一德則老子云可道之道非常道下德不失德之德亦一也故河上公云政教經術有名號之君所行以其三皇五帝為政皆須仁義順時故鄭云敏德仁義順時也若

然老子云失道而有德失德而有仁者是三皇行可道之道五帝行下德不失德之德即堯云皇道帝德亦謂此道德於此經同為敏德也其三王同行孝德耳其老子又云失德而有仁失仁而有義失義而有禮禮專據三王之時故云洞五九禮關鄭若然仁義在禮前德後則五帝與三王俱有仁義故禮記云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又云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是以仁義關在五帝三王之間者也若然禮記云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謂不行今之法全行古之道故非之也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注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司猶察也察王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當前以詔王音義朝直遥反注及下皆同疏釋曰言師氏之官既知三德三行故居路門之左畫

虎之處司察王朝若有善事可行者則前告王有所改爲也注釋曰鄭知虎門是路寢門者其路寢庭朝及庫門外之朝非常朝之處司士所掌路門外是常朝日所朝之所經云司王朝明據此朝故鄭以路寢門外解之此即上文以美詔王之義也

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注教之者使識舊事也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當爲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音義中鄭丁仲反注中中禮者同疏釋曰以其師氏知德行識其善惡得失故掌國家中禮失禮之事以教國之子弟國之子弟即上大子已下言弟即王庶子以其諸侯已下皆以適子入國學庶子不入故知也注釋曰云教之使識舊事也者即中失之事是也云中中禮也又引子春之義從古書中爲得謂得禮者中與得俱合於義故兩從之

言若春秋者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是記君得失之事故云若春秋也此春秋即魯史是也謂記君之事也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注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杜子春云遊當為猶言雖貴猶學疏釋曰言凡國之貴遊子弟即上國之子弟言遊者以其未仕而在學游暇習業注釋曰云王公之子弟者此即王制云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公即三公羣后卿大夫元士之子略言之也云遊無官司者官司則事繁不得為遊故鄭以無官司解之鄭既以遊為無官司又引子春遊當為猶言雖貴猶學者亦義得兩通故引之在下也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注舉猶行也故書舉為與杜子春云當為與謂王與會同喪

紀之事音義從才用反下同與音預下同 疏釋曰祭祀則郊廟及山川社稷總是也賓客謂諸侯及卿大夫來朝聘或在朝或在廟會同亦或在畿內或在畿外軍旅謂出畿外征伐王舉者舉行也此數事王行之時師氏則從以王所在皆須詔王以美道故也注釋曰既訓舉為行又引子春從故書為與者亦義得兩通故亦引之在下也聽治亦如之注謂王舉於野外以聽朝音義治直吏反下同 疏釋曰即上數事王所在皆有朝以聽治之故從王亦如上虎門之左同故云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注兵服旃布弓劍不同也門外中門之外蹕止行人不得迫王宮也故書隸或作肆鄭司農云讀為隸音義蹕音畢

疏釋曰云使其屬者屬即序官師氏中大夫之下有屬官上士二人并有府史胥徒之等使此人率四夷之隸若秋官蠻隸之等各使四夷隸以其本國之兵器及其服以守王之門外以衛王并使蹕止行人故云且蹕也注釋曰云兵服旃布及弓劍者東方南方其服布其兵劒西方北方其服旃其兵弓矢云門外中門之外者案閽人掌中門之禁則中門內也人不得入明在中門之外

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注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其屬亦帥四夷之隸守之如守王宮疏釋曰云朝在野外即上文聽治是也注釋曰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言蕃營之在內謂若司戈盾云及舍設蕃盾者也案司隸職云守野舍之厲禁上文云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則二處皆帥四夷隸守之故云其屬亦帥四夷之隸守之如守王宮也

保氏掌諫王惡注諫者以禮義正之文王世子曰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疏釋曰掌諫王惡者師氏掌三德三行以美道詔王保氏以師氏之德行審諭王王有惡則諫之故云掌諫王惡注釋曰云諫者以禮義正之者君臣主義故知諫者以禮義諫正王也引文王世子者彼亦是教世子法以教世子法保護王身同故引之以其保者是保安之義故使王謹慎其身而歸於道

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

之容注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而後教之以藝儀也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嚴恪矜莊朝廷之容濟濟蹌蹌喪紀之容涕涕翔翔軍旅之容闞闞仰仰

車馬之容顛顛堂堂玄謂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詻詻車馬之容匪匪翼翼音義馭音御 德行下孟反下文及注同刹羊冉反注之樹反下同褱音讓本作讓諸音非差初佳反又初宜反下同重直龍反夕槃音的沈祥易反此二字非鄭注嚴如字又音儼濟子禮反蹌七良反闞呼檻反仰本又作卬五剛反濟皇上子禮反又音齊下于況反又音往纍顛上律悲反下音田又如字暨其器反詻五格反匪芳非反疏釋曰此道即上師氏三德三行故鄭云以師氏之德行審喻之乃教之六藝已下此乃保氏所專教也注釋曰案文王世子云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

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不云保氏以師氏之德行審喻之者鄭以義約之少傅既以大傅之德行審喻之明保氏亦以師氏之德行審喻之可知故鄭言之耳云五禮吉凶賓軍嘉大宗伯文六樂雲門已下大司樂文先鄭云五射白矢已下無正文或先鄭別有所見或以義而言之云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見其鏃白云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云剡注者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云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竝立襄君一尺而退云井儀者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云五馭者馭車有五種云鳴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案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先鄭依此而言云逐水曲者無正文先鄭以意而言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云過君表者謂若毛傳云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穀梁亦云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是其過君

表即褐纏旝是也云舞交衢者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云逐禽左者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為上殺又禮記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是也云六書象形之等皆依許氏說文云象形者日月之類是也象日月形體而為之云會意者武信之類是也人言為信止戈為武會合人意故云會意也云轉注者考老之類是也建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故名轉注云處事者上下之類是也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故名處事也云假借者令長之類是也一字兩用故名假借也云諧聲者即形聲一也江河之類是也皆以水為形以工可為聲但書有六體形聲實多若江河之類是左形右聲鳩鴿之類是右形左聲草藻之類是上形下聲婆娑之類是上聲下形圃國之類是外形內聲闕闠衡衘之類是外聲內形此聲形之等有六也依鄭義案孝經緯援神契三皇無

文則五帝已下始有文字故說者多以蒼頡為黃帝史而造文字起在黃帝於後滋蕃而多者也云九數者方田以下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云今有重差句股也者此漢法增之馬氏注以為今有重差夕桀夕桀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案今九章以句股替旁要則旁要句股之類也云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至堂堂者皆是先鄭以意所釋不依經典故後鄭不從後鄭云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已上皆禮記少儀文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詻詻禮記玉藻之文車馬之容匪匪翼翼亦少儀文故鄭少儀注還引此六儀以證彼也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注闈宮中之巷門音義闈音韋

疏釋曰言亦如之已上與師氏從王之事同其屬守王闈者亦謂在國其師氏守中門外此保氏守王闈門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注朋友相切磋以善道也強猶勸也學記曰強而弗抑則易巡問行問民間也可任於國事任吏職音義強其丈反注同易以豉反疏釋曰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者此萬民時所習即大司徒所云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此德行也彼又云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即此道藝也云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案鄉大夫職云與賢者能者賢謂德行能謂道藝彼則賢能俱興此直云辨其能可任於國事不言賢者既辨其能則賢者自然亦辨而舉之可知也注釋曰案鄭注論語同門曰朋同志

曰友則彼其共在學者切磋以道義此勸萬民為友朋則若孟子所云守望相助出入相友者同故鄭云切磋以善道也云任吏職者案鄉大夫所舉者謂鄉民之有德行道藝云辨其能為吏職者亦謂以入治之若然任吏職者謂使為比長閭胥族師之類是也　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注因巡問勸強萬民而攷鄉里吏民罪過以告王所當罪不　音義　行下孟反注同　疏注釋曰司諫攷鄉里之治者由上文巡問即察官民善不也云而攷鄉里吏民罪過者以巡問觀察萬民則知吏之治不故鄭兼吏民總言之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注衺惡謂侮慢長老語言無忌而未麗於罪者過失亦

由衷惡酗營好訟若抽拔兵器誤以行傷害人麗於罪者誅誅責也古者重刑且責怒之未即罪也音義救如字劉音拘衷似嗟反注作邪同酗況付反營音詠好呼報反

疏釋曰云掌萬民之衷惡過失而誅讓之者此經與下文二經為總目也則云衷惡謂坐嘉石之罷民不入圜土者過失謂不坐嘉石入圜土者也云而誅讓之者即下二文三讓是也云以禮防禁而救之者此衷惡及過失皆去冠飾具過失者又使入圜土耳云救之者皆使困苦而令改惡從善是救之也注釋曰衷惡云未麗於罪者謂未附於圜土之罪也云酗營者孔注尚書曰以酒為凶曰酗此據字酒旁為凶是因酒為凶者也若然營者榮下作酉小人飲酒一醉日富亦因酒為榮俱是酒之省水之字也云麗於罪者謂附圜土罪者也云古者重刑且責怒之未即罪也者鄭云古者重刑者

據周時為古云責鮮經誅愆之鮮經罰也云未即罪者各有所對此圜土對五刑之刑人則是未即罪也以其未入五刑之罪且役之耳鄭必知過失亦由衺惡者司寇職云以嘉石平罷民又云圜土收教罷民二者同名罷民以其為惡大者皆因小以致大故知過失之重亦因衺惡之輕也

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注罰謂撻擊之也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而書其衺惡之狀著之背也嘉石朝士所掌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恥辱之既而役諸司空使事官作之也坐役之數存於司寇

音義　去起呂反著直略反一音丁略反

疏　釋曰此一經論衺惡嘉石之罷民也云三讓而罰者凡欲

治罰人者皆先以言語責讓之乃行治罰云三罰而士加明刑三罰既訖乃送司寇使朝士於外朝坐嘉石恥之也云役諸司空者坐訖乃送司空使役之也注釋曰云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者案司圜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彼據過失入圜土者使冠尊不居肉袒之體豈嘉石之罷民而著冠乎明其去冠飾也知書其罪狀者以其稱明刑既不虧體明知書其罪狀著於背為明刑也云嘉石朝士至外朝之門左竝朝士職文故彼云左嘉石平罷民也云役諸司空使事官作之也者以其司空主事故也云坐役之數存於司寇者司寇云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是其坐役之數也

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注圜土獄城也過失近罪晝日任之以事而收之夜藏於獄亦加

明刑以恥之不使坐嘉石其罪已著未忍刑之音義附近之近疏釋曰此經論圜土之刑人云三讓而罰者亦如上三度責讓乃治罰之三罰訖乃歸與司寇使納之圜土也注釋曰云過失近罪者謂對衷惡未近罪此圜土之刑人近五刑之罪故入圜土也云晝日任之以事者亦使司空使之云収斂之者以其罪重使人収斂之不使漫游云夜藏於獄者此與嘉石者異云亦加明刑者亦如嘉石以書其罪狀著於背以恥之云不使坐嘉石其罪已著者彼坐嘉石者罪輕未著須坐嘉石使衆人知之此等罪重已著不須坐嘉石也云未忍刑之者比五刑之罪又輕故未忍刑之也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注天患謂烖害也節旌節也施惠賙䘏之疏注釋曰天患謂烖害也者

謂天與人物為烖害謂水旱之烖及疫病之害也知節是旌節者道路用旌節此經巡國及郊野是道路之事故知旌節也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注難相與為仇讎諧猶調也音義難乃旦反注及下同疏釋曰此一經與下經為總目言是也注釋曰言仇讎者案左氏桓公傳云怨耦曰仇則仇是怨也讎謂報也即下文父之讎已下皆是怨當報之故云仇讎也

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注過無本意也成平也鄭司農云以民成之謂立證佐成其罪也一說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春秋傳曰惠伯成之之屬音義共和

竝如字疏釋曰此謂非故心是過誤或殺或傷於人者成平也既非故心故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注釋曰先鄭雖為兩說後鄭以後說為是故下注云上說立證佐成其罪似非也此過失即司刺云再宥曰過失是也引春秋者左氏文七年傳云魯穆伯娶於莒曰戴己其娣聲己戴己卒又聘於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聘焉又云且為仲迎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注云平二子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是其事也鳥獸亦如之注過失殺傷人之畜產者音義畜許又反疏釋曰亦謂過誤殺傷人之鳥獸若鷹隼牛馬之屬亦以民平和之案今殺傷人牛馬之等償其價直耳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

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注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仇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主大夫君也春秋傳曰晉荀偃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音義辟音避下同從才用反眡音視盥音管 疏釋曰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已下皆是殺人之賊王法所當討即合殺之但未殺之間雖已會赦猶當使離鄉辟讎也是以父之讎辟之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別國即得云君之讎眡父者謂同國人殺君眡猶比比父亦辟之海外云師長之讎眡兄弟者師長謂見受業師與兄弟同云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者

注云主大夫君也此經略言其不言者皆以服約之伯叔父母姑姊妹女子子在室及兄弟子衆子一與兄弟同其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其孫承後皆斬衰皆與父同其不承後者祖與伯叔同曾祖高祖齊衰三月皆與從父兄弟同以其同繩屨故也自外不見者據服為斷也其兄弟及從父兄弟師長主友皆為無子復無親於已者故據已親疎為遠近若有子及親於已則自從親為斷注釋曰云和之使辟於此者此謂海外千里外之等云九夷之等據職方明堂位而言案漢時徐州刺史荀文若問玄周禮父之難辟之海外今青州人雠在遼東可以王法縱不討乎當問之時玄已年老昏耄意忘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然則周禮謂在四海之外辟之如是亦遠矣若文若之難近則青州遼東作難以海水為四海未達周公聖意所趣故今辨之然雠近東夷之人當辟之西戎餘者放此引春秋者左氏襄十八年晉荀偃伐齊十九年反荀偃癉疽生瘍於頭

濟河及著雍病日出士匄請見不納請後曰鄭甥可甲寅卒而視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是也趙商問調人職稱父之讎辟諸海外君亦然注使辟於此不得就而讎之商以春秋之義子不復讎非子臣不討賊非臣楚勝之徒猶言鄭人在此讎不遠矣不可以見讎而不討於是伐之臣感君恩孝子思其親不得不報和之而已子夏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不與共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天下尚不反兵海內何為和之豈宜不達二禮所趣小子曰感少蒙解說鄭荅曰讎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不乎子之所云偏於此義寀楚勝平王之孫子木之子平王為子木聘女於秦而自納之子木奔鄭子木為鄭人殺之寀哀十六年云子木其子勝在吳子西召之使處境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

又云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是其事也若然鄭云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之不子者欲明孝子雖會赦恒有復讎之心故逆之海外使絕忠臣孝子心使無往之緣其孔子云寢苫枕干不仕者可通之會赦之後恒然其君亦然恐來入中國則殺之也復讎之法依異義古周禮說復讎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己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乃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鄭從之也

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注瑞節王節之剡圭也和之而不肯辟者是不從王命也王以剡圭使調人執之治其罪疏釋曰此經使辟者其人戀鄉不肯辟是違王命之人則在上與調人瑞節執而付秋官與之罪也注釋曰鄭知瑞節是剡圭者案典瑞云剡圭以和難故知是剡圭也鄭又知使調人執瑞節不使死家執之者此王法治之

明使調人之官執之也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注反復也復殺之者此欲除害弱敵也邦國交讎之明不和諸侯得者即誅之鄭司農云有反殺者謂重殺也音義重直用反疏釋曰云有反殺者反復也謂既殺一人其有子弟復殺之恐後與已為敵而害已故鄭云欲除害弱敵也云邦國交讎之者其殺人者或逃向鄰國所之之國得則讎之故云邦國交讎之也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注義宜也謂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者如是為得其宜雖所殺者人之父兄不得讎也使之不同國而已疏注釋曰論語云見義不為無勇也彼

義與此義者一也故云義宜也謂父母兄弟師長三者嘗辱焉子弟及弟子則得殺之是得其宜也云雖所殺者人之父兄不得讎也者直言父兄不言子弟略之也古者質故三者被辱即得殺之也

凡有鬬怨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注鬬怨辯訟者也不可成不可平也書之記其姓名辯本也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和之猶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此其類也玄謂上言立證佐成其罪似非音義復扶又反下不復聽同

疏釋曰言鬬怨則是言語忿爭未至毆擊故成之若相毆擊則當罪之也故鄭云鬬怨謂辯訟也注釋曰云上言立證者即經云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司農於彼注兩解之初解成謂

立證佐成其罪復一解成爲和平之義此注先鄭復云成之謂和之以和解成則上文云立證佐成其罪似非取以破前也

媒氏掌萬民之判注判半也得耦爲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喪服傳曰夫妻判合鄭司農云主萬民之判合疏注釋曰云得耦爲合者始雖以萬民爲主上至天子皆得耦爲合主於萬民而言但士以上兼妾媵爲異耳引喪服傳者證判爲合義

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注鄭司農云成名謂子生三月父名之音義上時掌反疏釋曰此經論媒氏之官合男女必先知男女年幾故萬民之男女自三月父名之以後皆書年月日及名以送與媒氏媒

氏官得之以勘男三十女二十配成夫婦也注釋曰子生三月父名之禮記内則文案内則三月之末父執子右手孩而名之又云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注引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是也

今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注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奇數焉音義奇於綺反本或作倚音同

疏注釋曰云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者此二十女三十男法天地相承覆之數也云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焉者案易繫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是就生數之中天三度生地二度生象天三覆地二故云天地相承覆之數也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注書之者以別未成昏禮者鄭司農云入子者謂嫁女者也玄謂言入

子者容媵姪娣不聘之者音義別彼列反下同疏釋曰云凡者以其此經總說天子已下娶妻及媵之事故云凡以廣之注釋曰嫌氏以男女既有未成昏之籍書其已成昏者以別未昏以待後昏也先鄭云入子者謂嫁女後鄭不從者經判妻已是嫁女後更言入子明非嫁女也故後鄭云玄謂言入子者容媵姪娣不聘之者也案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晉人來媵是媵也姪娣而書者謂待年於父母者也隱二年冬伯姬歸於紀七年春三月叔姬歸于紀何休云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媵賤書者後為嫡終有賢行鄭君或與何休異是言娶判妻姪娣後去者則存焉故入子謂媵與姪娣後去者也案昏禮云雖無娣媵先則媵與姪娣一也此鄭云媵姪娣不止是一者既言媵又云姪娣故知別且媵與姪娣相對則姪娣無媵稱故莊公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

人之娣于邾公羊云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姪娣從是其義也媒氏掌萬民之判得有媵與姪娣者庶人或無妾亦容有者且媒氏所掌雖以萬民為主亦容有尊者娶法故鄭云容媵姪娣不聘也知不聘者見內則云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故也王肅曰周官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謂男女之限嫁娶不得過此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而行之所奔者不禁娶何三十之限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有其家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聞禮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昏矣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中春之月者所謂言其極法耳昭曰禮記本命曰中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中節大古男五十而有室女三十而嫁尚書大傳曰孔子曰男三十而娶女二

十而嫁通於織紝紡績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而下無以事夫養子穀梁傳曰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尹更始云男三十而娶女十五許嫁笄二十而嫁曲禮三十曰壯有室盧氏云三十盛壯可以取女內則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五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經有夫婦之長殤舊說三十而娶而有夫婦長殤者何關盛衰一說關畏厭溺而殤之盧氏以為哀世之禮也張融從鄭及諸家說又春秋外傳越王句踐蕃育人民以速報吳故男二十而娶女子十七而嫁如是足明正禮男不二十娶女不十七嫁可知也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注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疏釋曰王肅論云吾幼為鄭學之時為謬言尋其義乃知古人可以於冬自馬氏以來乃因周官而有二月之說詩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毛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三星參也十月而見東方

時可以嫁娶又云時尚暇務須合昏因萬物閉藏於冬而用生育之時娶妻入室長養之母亦不失也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詩曰將子無怒秋以為期韓詩傳亦曰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為此驗也而玄云歸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時來歸之言非請期之名也或曰親迎用昏而曰旭日始旦何用哉詩以鳴鴈之時納采以感時而親迎而周官中春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於是時奔者不禁則昏姻之期非此日也孔子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曰冬合男女秋班時位也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綢繆束芻三星在隅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倉庚于飛熠熠其羽詩殷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月令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玄鳥生乳之月以為嫁娶之候天子重之而祀焉凡此皆與仲春合者也夏小正曰二月綏多士女冠子嫁女娶妻之時交昏於仲春秋以為

期此淫奔之詩易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鄭説云五爻辰在卯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貴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福祿大吉易之咸卦柔上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皆説男下女召南草蟲之詩夫人待禮隨從在塗見采蕨者以詩自興又云士如歸妻迨氷未泮舊説云士如歸妻我尚及氷未泮定納其篇義云嫁娶以春陽氣始生萬物嫁娶亦為生類故管子篇時令云春以令男女融謹寀春秋魯送夫人嫁女四時通用無譏文然則孔子剬素王之法以遺後世男女以及時盛年為得不限以日月家語限以冬不附於春秋之正經如是則非孔子之言也嫁娶以仲春著在詩易夏小正之文且仲春為有期之言秋冬春三時嫁娶何自違也家語冬合男女窮天數之語詩易禮傳所載咸泰歸妹之卦國風行露綢繆有女懷春倉庚于飛熠熠其羽春日遲遲樂與公子同歸之歌小雅我行其野蔽芾其樗之歎此春娶之證也禮諸侯越國娶女仲春及

冰未散請期乃足容往反也秋如期往淫奔之女不能待年故設秋迎之期摽有梅之詩殷紂暴亂娶失其盛時之年習亂思治故美文王能使男女得及其時陳晉棄周禮為國亂悲傷故刺昏姻不及仲春玄說云嫁娶以仲春既有羣證故孔晁曰有女懷春毛云春不暇待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謂蠶事始起感事而出蔽芾其摽喻愚惡夫熠熠其羽喻嫁娶之盛飾三星在隅孟冬之月參見東方舉正昏以刺時此雖用毛義未若鄭云用仲春為正禮為密也是以詩云匏有苦葉濟有深涉箋云匏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為昏禮納采問名又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箋云歸妻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二月可以為昏然則以二月為得其實惟為有故者得不用仲春

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注重天時權許之也

疏注釋曰云於是時謂是仲春時此月既是娶女之月若有父母不娶不嫁

之者自相奔就亦不禁之但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當禮乃可得為配言奔者不禁者鄭云權許之其實非正禮也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注無故謂無喪禍之變也有喪禍者娶得用非仲春之月雜記曰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子娶妻音義冠古喚反疏注釋曰言令者即上中春之月令會男女男女有喪禍之故得不用中春令無故不用令則罪罰之也注引雜記者證喪禍之故於月數滿雖非中春可以嫁娶也云已雖小功者彼上文有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娶故云已雖小功也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注司猶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疏釋曰上文已云令會男女謂無夫家者也今又言司察男女無夫家是嘗已有匹配故鄭云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

者也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為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音義純側其反依字從絲才疏釋曰凡嫁子娶妻舍尊卑但云緇帛文主庶人耳注釋曰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為聲者緇以絲為形才為聲故誤為純字但古之緇有二種其緇布之緇糸旁甾後不誤故禮有緇布冠緇布衣存古字若以絲帛之緇則糸旁才此字諸處不同絲理明者即破為色此純

帛交祭義蠶事以為純服故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如此之類皆絲理自明即為色解之昏禮云女次純衣鄭云純衣絲衣以昏禮直云純衣絲理不明故為絲衣解之也云五兩十端者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共為一兩五兩故十端也云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者左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行行各有二日東方木為甲乙南方火為丙丁中央土為戊己西方金為庚辛北方水為壬癸是十日言相成者木八為金九妻火七為水六妻土十為木八妻金九為火七妻水六為土五妻所尅者為妻是夫妻相成之數云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者案士昏禮玄纁束帛大夫昏禮而有攺娶者依士禮用玄纁故云士大夫用玄纁云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者玉人文謂加於玄纁束帛之上以行禮引雜記者證五兩兩五尋四十尺之意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者尋八尺則一兩四十尺五兩四五二十總二百尺故鄭玄云然則每端二丈若餘行禮則用制幣丈八尺取

儉易共此昏禮每端二丈取誠實之義故以二丈整數為之也禁遷葬者與嫁殤者注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鄭司農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也今時娶會是也疏釋曰遷葬謂成人鰥寡生時非夫婦死乃嫁之嫁殤者生年十九已下而死死乃嫁之不言殤娶者舉女殤男可知也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注陰訟爭中冓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

情明不當宣露其罪不在赦宥者直歸士而刑之不復以聽士司寇之屬詩云牆有茨不可掃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音義冓古候反棧士板反劉才産反或士諫反茨疾私反

疏注釋曰云陰訟爭中冓之事者謂若詩之中冓以觸法也云勝國亡國也者此社有四名若此往勝得彼國將社來謂之勝國即此文是也若據彼國喪亡則謂之亡國之社引公羊傳者是也又名喪國之社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必屋之是也據其地則曰亳社則左傳云亳社災是也故云勝國亡國也云亡國之社者公羊傳文云奄其上者即郊特牲屋之不受天陽者是也云棧其下者謂於下著柴以棧之使不通陰故也故云使無所通也云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者以其勝國社上下不通是不宣露中冓之言亦不宣

露故就而聽之也若然棠詩召伯聽男女之訟於甘棠之下不在勝國社者彼謂周公未制禮前此據制禮之後故不同云其罪不在赦宥者直歸士而刑之不復以聽釋經附於刑者歸於士若然赦宥者媒氏聽之云士司寇之屬者案司寇有士師之等屬司寇故云之屬是以鄭注詩亦云士師所當審也詩者邶詩刺衛宣公之詩引之者證經所聽者是中冓之言也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注量豆區斗斛之屬度丈尺也音義治直吏反下及大治小治同區烏侯反疏釋曰此經與下文為總目云掌市之治者下文云聽大治小治是也教即此下文云以次敘分地之等謂教之處置貨物是也政者即下文云以政令禁物靡等是也刑者即下文云以刑罰禁虣是也量度即下文云以量度成賈是也禁令者即下文云以

賈民禁偽是也注釋曰豆區斗斛之屬者豆區即昭三年晏子云齊舊四量豆區釜鍾是也云斗斛即律歷志云籥合升斗斛是也此不言釜鍾與籥升者之屬中兼之也

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敘肆行列也經界也音義行戶剛反下行列同疏釋曰司市之官以次敘二事分地而置之而以經界其市使各有處所不相雜亂也注釋曰云次謂吏所治舍者吏即下文司市賈師涖思次介次者是也云若今市亭然者舉漢法而言云敘肆行列也者以其言敘即行肆之列故為行列解之案內宰職云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注云次思次介次不為行列與此注違者彼云次與敘下吏云正其肆則肆為行列故分次為思次以敘為介次也此文不具直有次敘無言正其肆故并思介同名為次敘為行列此鄭望文為義故注不同

以

陳肆辨物而平市注陳猶列也辨物物異肆也肆異則市平疏釋曰陳列也謂行列其廛肆而辨其物物異則市賈平故云平市也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注物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市均鄭司農云靡謂侈靡也音義易以豉反下之易同售受又反疏釋曰司市出政令而禁其物貨細靡者以物貨細靡人買之者多貴而無用致令麤物買之者少而賤使市賈不平令禁之則市物均平故云均市也以商賈阜貨而行布注通物曰商居賣物曰賈阜猶盛也鄭司農云布謂泉也音義賈音古注曰賈下商賈賈師皆同疏注釋曰鄭知通物曰商者易云至日閉關商旅不行除至之日商旅則行故鄭注大宰云行曰商行商則是通

物者也鄭知居賣物曰賈者商既通物明賈則在市而居賣物者也故鄭注大宰云處曰賈也由此二等商賈或通貨或在市賣之故貨賄阜盛而布泉得行故云阜貨而行布也　以量度成賈而徵儥

注徵召也儥買也物有定價則買者來也音義成賈音嫁注下不音者皆同聶氏及沈云成賈眞賈定物賈其賈平大賈小賈賈賤恒賈而故賈凡十二音嫁餘音古儥劉音育聶氏音笛字林他竺反

疏釋曰量以量穀粱之等度以度布絹之等成定也以量度二物以定物賈徵召也儥買之物賈定則召買者來故云徵儥也注釋曰知儥為買者以言徵召買者故以儥為買此字所訓不定案下文所云貴儥者鄭注貴賣之鄭亦望文為義故注不同也　以質劑結信而止訟

注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言保物要還

矣鄭司農云質劑月平音義劑子隨反平皮命反下月平同疏釋曰質劑謂券書恐民失信有所違負故為券書結之使有信也民之獄訟本由無信既結信則無訟故云止訟也注釋曰下質人云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故知質劑是券書是以鄭云兩書一札而別之古者未有紙故以札書小宰職注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此不云同明亦有同義也鄭云若今下手書者漢時下手書即今畫指券與古質劑同也先鄭云質劑月平小宰先鄭注亦如此解以為月平若今之市估文書亦得為一義故後鄭每引之在下也

以賈民禁偽而除詐注賈民胥師賈師之屬必以賈民為之者知物之情偽與實詐音義賈劉音嫁聶沈音古注賈民同疏釋曰司市之官用賈民知物真偽者使禁物之偽而除去人之詐虛也注釋曰知賈民是胥師賈師之屬者案下胥

師職云察其詐偽飾行僨慝者而誅罰之故知此胥民禁偽是胥師賈師之屬謂屬胥師賈師受其役使也云知物之情偽與實詐者直依經解之情則真也情偽既據物而言則言實詐據人而說也

以刑罰禁虣而去盜注刑罰憲徇扑音義虣薄報反去起呂反扑普卜反下文同䟽釋曰刑期於無刑以殺止殺故以刑罰禁虣亂之人又去其相盜竊也注釋曰知刑罰是憲徇扑者司市所施惟施於市中者故下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且附於刑者歸於士故知惟有此三者也

以泉府同貨而斂賒注同共也同者謂民貨不售則為斂而買之民無貨則賒貰而予之音義賒傷蛇反共如字為于偽反下為民同貰音世貸也劉傷夜反一時夜反䟽釋曰下文有泉府職掌斂市之罰布之等藏之令司市之官以泉府所藏

之市物與民同行其貨而民無財者賒而予之後斂取其直故云同貨而斂賒也注釋曰云同者謂民貨不售則為斂而買之者民賣物不售則以泉府之物買取之釋經同貨也民無貨則賒貰而予之者此謂所買得之物民有急須而無貨者則貰與之有時斂取其直釋經斂賒也但賒貰二字通用也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注曰昃昳中也市雜聚之處言主者謂其多者也百族必容來去商賈家於市城販夫販婦朝資夕賣因其便而分為三時之市所以了物極衆鄭司農云百族百姓也音義昃音側本又作昃販方萬反便婢面反 疏釋曰案下文市

朝一夫各方百步就百步而分為三時之市恐不可若然則一夫者據市亭置次與敘司市及胥師胥師聽事之處取其列行肆之處則居地多矣今經有三時之市不先言朝市夕市而先言日昃者據向市人多而稱大市故先言之此三市皆於一院內為之大市於中朝市於東偏夕市於西偏鄭特牲所云是也注釋曰云日昃昃中也者昃者傾側之義昃者差昃之言故以昃解昃也是以尚書無逸云文王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是中後稱昃也云市雜聚之處言主者謂多者也者謂云百族為主則無有商賈販夫販婦云商賈為主則無有百族販夫販婦云販夫販婦為主則無百族與商賈也云百族必容來去者百族或在城內或在城外者容其來往故於日昃以後主之云商賈家於市城者行曰商居曰賈即賈家於市今并言商者其商雖行通物亦容於市也云朝資夕賣者資若冬資絺夏資絲之類則資者朝買資之至夕乃賣故以資言之云所以了物極衆

者以分為三市者欲了其所賣之物極盡其衆也先鄭云百族百姓也者欲見此百姓異於秋官司寇戒於百族彼百族是府史以下此據市人稱百族明據天下百姓亦非百官百姓對則正姓與氏族異通而言之氏族則庶姓故以百姓為百族

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注凡市入謂三時之市市者入也胥守門察偽詐也必執鞭度以威正人衆也度謂殳也因刻丈尺耳羣吏胥師以下也平肆平賣物者之行列使之正也展之言整也成平也會平

成市物者也奠讀為定整勑會者使定物賈防誑豫也上旌者以為衆望也見旌則知當市也思次若今市亭也市師司市也介次市亭之屬別小者也故書涖作立杜子春云奠當為定鄭司農云思辭也次市中候樓也立當為涖涖視也玄謂思當為司字聲之誤也音義奠音定又田見反上時掌反注同殳音殊誑九況反疏注釋曰鄭知凡市入是上三時之市者以其言凡明總三時之市云胥守門察偽詐也者以其執度之故也云必執鞭度以威正人衆也者鞭以威人衆度以正人衆故并言之也云度謂殳也者案下文廬人云毄兵同强注云改句言毄容殳無刃此文鞭度連言則一物以為二

用若以繫鞘於上則為鞭以長丈二因刻丈尺則為度知羣吏胥師以下者見下司稽職云執鞭度而廵其前此亦執鞭度故知是胥師以下敘官云胥師二十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鄭云胥師領羣胥則胥師已下非直廵行肆亦吏來守門故鄭總云胥師以下知平肆是平責物者之行列使之正者以是經直云平肆肆是行列恐其行肆不正以正之也云展之言整也成平也會平成市物者也奠讀為定者鄭以為平成市物整敕會者使定物價恐有豫為誑欺故云防誑豫先鄭云思辭也後鄭以為思則司字聲之誤也者下云介次不為辭明思不得為辭直是思司聲同故誤為思也此思司聲同不得為字誤今有本云字聲之誤無有字者讀當云思當為司字字絕讀之乃合義也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注期謂欲賣買期決于市也量

度者若今處斗斛及丈尺也故書辟為辭鄭司農云辭布辭訟泉物者也玄謂辟布市之羣吏考實諸泉入及有遺忘

疏釋曰云凡萬民之期于市有此已下三事有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則諸物行肆之所也注釋曰云期決於市也者謂人各自為期限使了市事於市也云若今處斗斛及丈尺者謂斗斛處置於米粟之肆丈尺處置於絹布之肆案前注量豆區斗斛此中不云豆區前注廣解量名此略云市所用故注不同案律歷志度量衡皆起於黃鍾之律故彼云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一分九十黍黃鍾之長則一黍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五度審矣又云子穀秬黍中者千二百黍其實一籥合籥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五量審矣先鄭從故書辟布為辭訟之布後鄭不從而為羣吏考實諸泉

入者若辭訟之布當歸其本主何得各有地之叙乎明不得為辭訟之布也云考實諸泉入者辟法也謂民將物來於肆賣者肆長各考量物數得實稅入於市之泉府知民將物來於市有稅者案下文云國凶荒市無征明不凶荒有征矣其實者則宜置於地之叙欺者沒入官是其法也云及有遺忘者謂羣吏考實泉之處有遺忘者使歸令本主識認之下文得貨賄六畜之等是依列肆失者與此文別也　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注得遺物者亦使置其地貨於貨之肆馬於馬之肆則主求之易也三日而無識認者舉之沒入官疏釋曰此謂在列肆遺忘闌失者使各歸本肆使主識認取之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

使微注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使有使阜起其賈以徵之也使叺使微抑其賈以卻之也侈靡細好使富民好奢微之而已鄭司農云叺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 音義 物行遐孟反又如字轟胡剛反苦音古卻起略反好呼報反 疏 注釋曰云使有使阜者總釋經叺者利者云起其賈者謂增起其賈引物自然來故使有使阜盛也云微之而已謂少抑其賈使微少不絕而已先鄭云叺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與後鄭起其賈義異引之者義得兩通故後鄭亦從之也

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注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使人執之以通商以出

貨賄者王之司市也以內貨賄者邦國之司市也疏釋曰

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其璽節餘物亦通而直云通貨賄者以物之貴及民之所用多者莫過貨賄故舉以言之無妨餘物亦通之注釋曰云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者案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則周時印章上書其物識事而已云使人執之以通商者以其商旅主通貨賄故知執璽節者是通商也云出貨賄者王之司市也者以其商旅買貨賄於市以出向邦國故知是王之司市給璽節也云內貨賄者邦國之司市也者以其貨賄從邦國來當入王畿故知還是邦國之司市給璽節也此經直云入之鄭雖云內貨賄者邦國之司市亦容有從畿內入市者故下掌節云貨賄用璽節鄭云變司市言貨賄者貨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若然商資於民家得出向邦國若資於民家亦容入來向王市賣之則璽節受之於門關矣

國凶荒札

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注有災害物貴市不稅為民乏困也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疏釋曰凶荒謂年穀不熟札謂疫病喪謂死喪恤其乏困故市無征也注釋曰以其凶年穀則貴金銅凶年亦賤故云無凶年是以鄭云豐年粟儉年王云因物貴者其物止謂米穀餘物並賤也

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注鄭司農云所以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賈不得粥商不得資民不得畜玄謂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

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亦其類也於四十八則未聞數十二焉音義賈音古注同粥音育下同中丁仲反下同狹音洽數色主反

疏釋曰云凡偽飾之禁此與在民以下為總目故云凡以廣之注釋曰先鄭云所以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以下云云謂民與商賈及工四者皆同十二云工不得作者工匠主營作故云不得作云賈不得粥者以其處曰賈賈主賣粥故云不得粥云商不得資者商主通貨賄貨賄皆當豫資貯故云不得資云民不得畜者萬民非作非粥非資故以畜聚而言也玄謂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者案彼鄭注云用器弓矢耒耜耒耜長六尺弓長六尺六寸之等矢長三尺之類皆有長短度數

也云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者案考工記輪人為兵車乘車之輪崇六尺六寸成出革車一乘出於民間故民亦有粥兵車之法云布帛精麁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者布之精麁謂若朝服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有三等弍四升弍五升弍六升大功已下有七升八升九升小功有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有十五升抽去半其帛之升數禮無明文云廣狹不中量者布幅則廣二尺二寸其繒幅則依朝貢禮廣二尺四寸云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者論語孔子惡紫之奪朱則朱是南方正色紫是北方姦色紫奪朱色是姦色亂正色故孔子惡之若然自餘四方皆有姦色正色若紅緑及碧等皆有對正色之義也云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者鄭彼注云皆謂不利人云木不中伐不粥於市者鄭彼注引山虞職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以為證是非此時則木不中伐云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者案鼈人職云秋獻鼈蜃冬獻龜魚案禮記王制云獺祭魚

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殺是殺禽獸魚鼈之時得粥於市非此時則不可也云亦其類也者王制所云不中度之類是在工者不中數不中量姦色亂正色是在商者不時及未熟是在農者此等亦兼有在賈者故云亦其類也云於四十八則未聞數十二者王制之文從用器為一兵車為二布三帛四姦色五五穀六果實七木八禽九獸十魚十一鼈十二是聞之十二矣於四十八則未聞三十六故云未聞數十二也

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注徇舉以示其地之衆也扑撻也鄭司農云憲罰播其肆也故書附為祔杜子春云當為附音義祔劉方符反沈音附疏曰釋附于刑者歸于士者此刑各有所對言之市刑雖輕亦名為刑若對五刑則五種者為刑故云附之於刑者歸於

士士謂秋官士師鄉士遂士之屬其人屬彼者各歸之使刑官斷之也注釋曰云徇舉以示其地之衆也者徇者徇列之名故知舉其人以示其地肆之衆使衆爲戒也云扑撻也者大射云司射搢扑尚書云扑作教刑皆是笞撻爲扑故云扑撻也先鄭云憲罰播其肆也者憲是表顯之名徇既將身以示之則此憲是以文書表示於肆若布憲之類也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注謂諸侯及夫人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内子過其都之市也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爲說也國君則赦其刑人夫人世子

命夫命婦則使之出罰異尊卑也所罰謂憲徇扑也必罰幕帟蓋帷市者衆也此四物者在衆之用也此王國之市而說國君以下過市者諸侯之於其國與王同以其足以互明之音義幕劉音莫帟音亦觀古喚反下同或音官為說如字解說也蓋如鋭反

䟽注釋曰云大夫内子者大夫中含有卿内子卿之妻含大夫之妻命婦也故經云命婦注云内子也若然此經大夫命婦是諸侯科中不見天子卿大夫則天子卿大夫與諸侯卿大夫及命婦亦是互見為義也云所罰謂憲徇扑也者其憲徇刑之輕者而赦之使出帷幕難備之物者出物雖重而無恥憲徇雖輕而有愧故以出物為輕也案幕人云掌供帷幕幄帟綬帷幕用布幄帟用繒在上曰幕在旁曰帷帟承塵其蓋當是於

衆中障暑雨之蓋未必是輪人所作蓋弓二十有八在車者也云諸侯之於國與王同以其足以互明之者此王國之市若直見王后世子過市則不見諸侯已下今以王國之市而見諸侯已下過市是得互見王已下過市故云互明之也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價之事注市司司市也價買也會同師役必有市者大衆所在來物以備之疏釋曰王與諸侯行會同及師役征伐之等或在畿内或在畿外皆有市則市司帥賈師而從以其知物賈故使從不帥胥師者胥師不知物賈於事緩故不從也

周禮注疏卷十四

周禮注疏卷十四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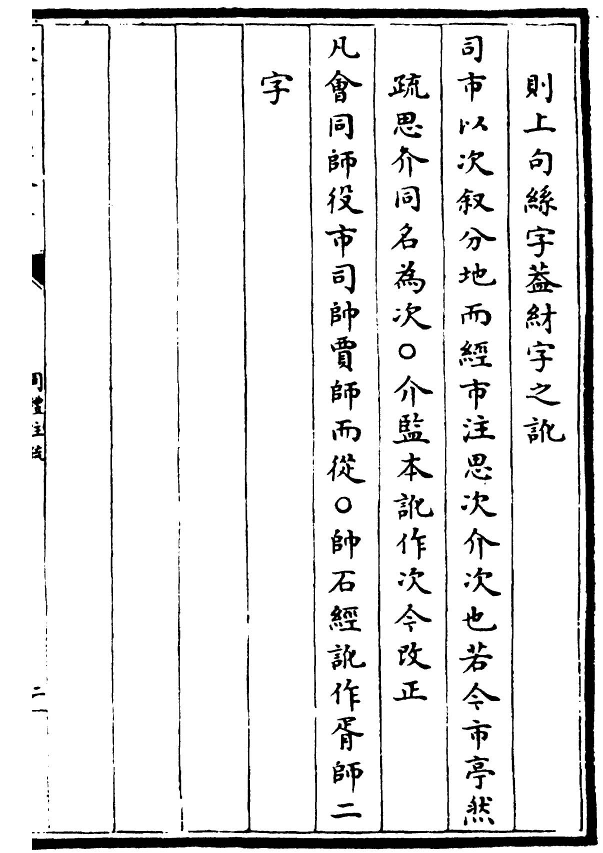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疏案老子道經云道可道非常道○下文又案德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分道經德經為二蓋唐以前本如此

保氏而養國子以道注令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臣人龍按音義云夕桀二字非鄭注疏中則云馬氏注以為令有重差夕桀夕桀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則此夕桀二字乃後人因馬注而增入者

調人鳥獸亦如之疏償其價直耳○監本此句下文有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仇之十二字乃誤衍下節注文刪之

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疏案典瑞云剡圭以和難○臣浩按典瑞職剡圭以除慝賈氏誤引殺圭之文耳

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為聲疏若以絲帛之緇則糸旁才○臣紱按据下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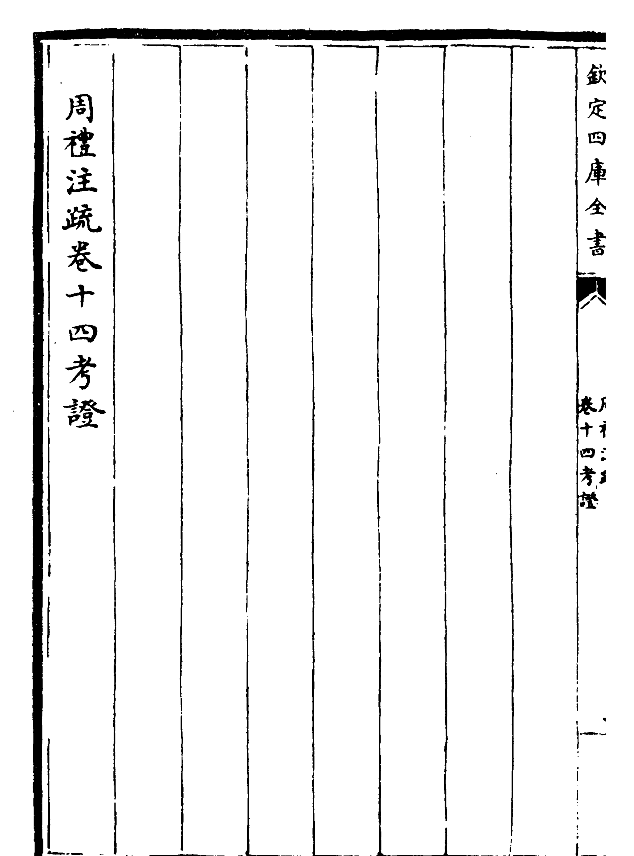
則上句絲字葢紂字之譌

司市以次叙分地而經市注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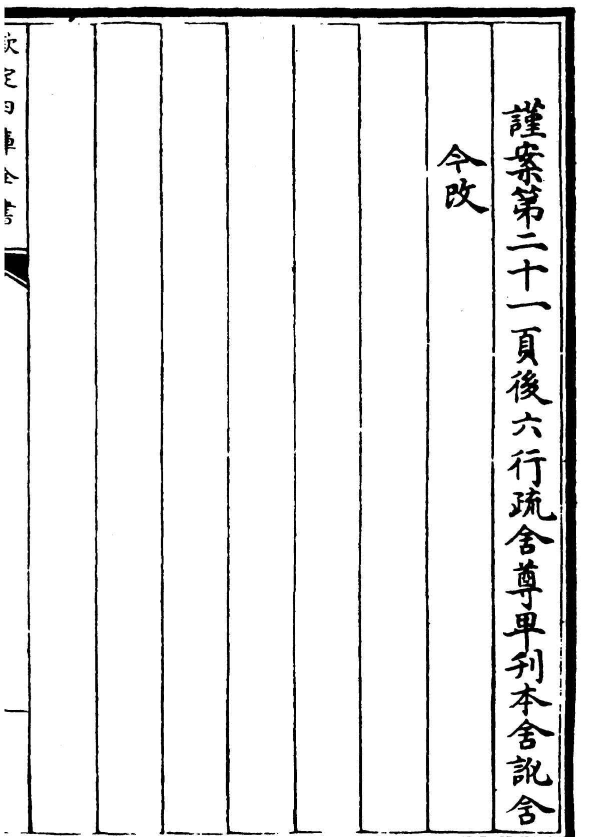
疏思介同名為次○介監本譌作次今改正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帥石經譌作胥師二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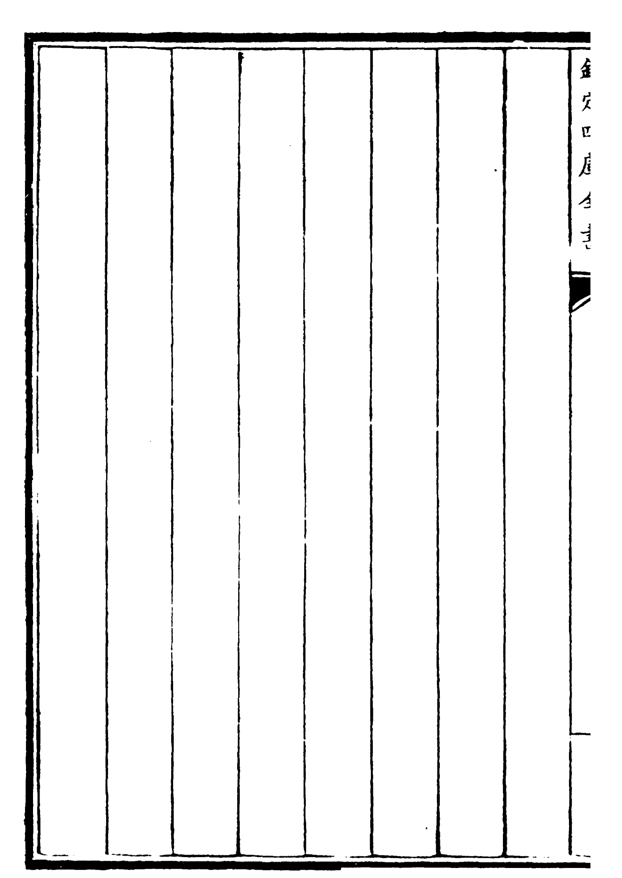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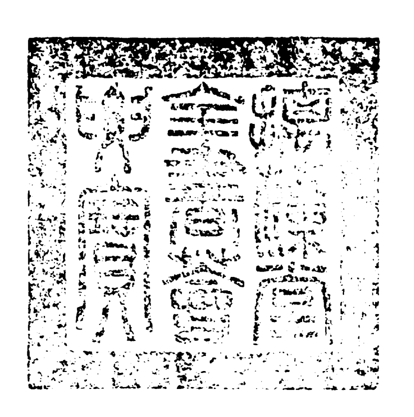
周禮注疏卷十四考證



謹案第二十一頁後六行疏舍尊卑刊本舍訛含

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録監生臣蔣膳沾